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陽明先生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書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

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
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 祖 宗與夏
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
惟緩急同休戚恤裁患相與為無窮之託中

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
朝廷未嘗忘 祖 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
禍輿圖寢歸會 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
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
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 國主英武聰
哲聞于天下是敢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
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 上議所以申固歡
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為善鄰傳之萬
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
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

前件事宜臣等雖已 面陳緣利害至大
陛下反覆 省覽故敢 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
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
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
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
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
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
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焉悲歡得喪一在於
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
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

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
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
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
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
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
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
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
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
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
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

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
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
得其恠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集盧
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
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
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
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
一望履馬此心歉然不敢違寧恭惟明公道
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
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

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
關揆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其
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
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
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
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
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
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

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
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
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
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
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
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
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
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
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
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

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
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
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
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
魏魏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
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
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
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
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驟緡錢以
遣之破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

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
祿不繼則無策矣見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
未敢言也恭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
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
使可具裘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
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
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
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
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其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
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
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
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
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
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
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
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
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

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
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
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入之心術才能與
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道決毫芒不失如對
碁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
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
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
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
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
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

金石其膏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
氣全力餘中正闔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
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
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
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
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
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
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
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
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

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
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
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
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
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
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荅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
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言及聖人之道與古作

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
求利祿者為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
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
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
庸衆人且弗能其况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
恐雖然足下顧我厚其其敢有所弗盡吾曹
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為非
既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為可憾
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
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

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
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
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竒字大書深刻以
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
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
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
唐韓氏柳氏吾 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
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
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
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

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
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
而名古之文者徃徃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
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
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徃昔朝夕所講
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
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
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
無重吾過不宣

荅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
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
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
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
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
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
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
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
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
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

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
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
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
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
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
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
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
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
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
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

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
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
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
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
各有所得徃徃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
彫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
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
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溥蓄以
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
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

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沉痾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

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必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

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

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旣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荅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頽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郎上舍携所况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戶

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有一髻童者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

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暮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竒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

荅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定下真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

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廳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乃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

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詒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
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徃徃遭塗
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
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
不可回但取詒耳若可回雖詒固不避也如
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
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
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甚至直欲以麤官
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

於門牆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
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為
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
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
黜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某徃在朝見
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
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
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
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
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為大過

希白卒為名臣夫科舉得失為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具人九具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願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軫篤尤感且暮詣見先此為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

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媢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媢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

觥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媢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鬼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媢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序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媢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
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
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
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
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
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荅道群居之
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
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
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

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
無咎相從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
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
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牒驛
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憫當淮
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
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
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
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
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咸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旣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

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破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裴徊太息吊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

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虛是可歎歎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高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

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詆諱惡

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

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旣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棘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破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繇徃徃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

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
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叙藏
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
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
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
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
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
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

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
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
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
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
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
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
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
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
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
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

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
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叅議官兼四川
制置使司叅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
得法於白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
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
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
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
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

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
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
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
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
徑山果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
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
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
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
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
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

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
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
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
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
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
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
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鬣奇
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

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
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
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
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
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
旣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
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叟徐復輩賜散人號
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
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
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翰左校殆

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
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
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
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
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
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
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
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

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
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徃徃聞其名顧
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
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
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
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
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斤
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
方扁舟徃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
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閣之

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 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滄濔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寔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谷學問贍博胸中恢疎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竒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谷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却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頌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驪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

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旣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
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却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頌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驪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

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旣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

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甚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慮義裁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

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闕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竒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

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 孝宗皇帝問荅之

語既刻金石傳天下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哀五會所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菴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

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並進于 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寔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

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婁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版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徃徃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

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己父已凋落子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

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作措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旣歿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昉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
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
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強虜
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
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耨
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
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
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
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

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轂擊
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
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謀宜其
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十年大卿沈公
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已
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
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
子虞王度朱盈鼎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
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
之書裨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

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
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
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
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
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
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
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
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